

明

史

明史卷四百八

盜賊傳

盜賊下

李自成

張獻忠

李自成米脂人小字糙生居懷遠堡之李繼遷寨生而猝惡十餘歲即與回回婆家牧馬喪父為酒傭日沈醉主者遣之去學鋏木不成二十一歲應募銀川驛馬夫乃習騎射學刀槊于延安羅氏盡其技嘗夜送驛遞晦失道有雙狼導之行不傷崇禎元年延安大饑邊兵缺額餉一百三十八萬錢民緣邊兵為盜而陝撫喬應甲奄黨貪且賈有劫道臣吳養和者反

發養和取千金置盜不問盜自是益橫而被盜者莫
敢告是年白水王二反同時有王左掛苟美飛山虎
大紅狼等起宜川而固原兵以無餉叛去割殺畧陽
涇陽間會畿輔告警西撫耿如杞以邊兵五千勤王
赴京兵部調守通又調守涿又調守昌平功令兵到
日不開糧至次日乃開而邊兵以連調積三日不得
糧餉且諱暨如杞以譖故得罪則五千人哄然西歸
與群盜合自延安至慶陽城堡多陷而延撫楊鶴不
以聞於是王和尚混天猴等從神木渡河陷山西
之蒲州自稱橫天一字王攻潞安河曲營下之王家

引又襲破黃甫川清永木瓜三堡據有府谷總兵尤
世祿怯不能禦而主大渠倒稱大渠王者其別部且
從寧羌出漢中鄭襄告急當是時自成為驛夫未反
也無何科臣劉懋疏請裁驛站河北游民隸籍驛遞
者多亡去自成益無賴始為小偷里中人苦之謬相
推為里長主徵會自給值催科急縣官笞臀狃于市
自成自顧既不堪而其妻韓氏故娼也與縣皂淫自
成乃發憤殺淫者偕兄子過亡命投甘碭所部將王
國為兵過曉敢募閼賊中所稱一枝虎者也時國適
奉調遇金縣兵譖自成忽起縛縣官索餉國止之并

殺國竄八賊隊高迎祥號闖王者而自居于八隊間
將之末八隊者一眼錢兜二點燈子三李晉王四蝎
子塊五老張飛六亂世王七夜不收八即自成也自
成名未頭而賊中有張獻忠者號八大王先自成有
名方是時王二王大梁左樹神一元一魁諸首難賊
皆已授首而邊將曹文詔楊嘉模姜毅賊斬王家引
于陽城擒點燈子于秦涼鎮殪不沾泥于西川滅紅
軍破于平涼降李老柴于京師誅混天猴于延水關
於獨行狼于天飛于虎兜凹書有之殲厥渠魁方賊
之劫起其為戮首不過此三數人耳而皆已撲滅餘

賊眇小可鞭箠驅之而不謂其後之漸難圖也自王
家列死後群推其左丞繁金梁名王和尚者為之首
而合各部賊為三十六營共二十萬有所謂老狗狗
八金剛閻王關將八大王埽地主曹操射塌天閻正
虎破甲羅邢紅狼頭道神過天星竭子塊混天王黑
煞神諸有名者而於是自成獻忠始合夥為賊先是
起綏兵以核餉下臺邊閩虛府縣患糞斂加之饑饉
不兩者幾一年人相食職方王惟貞陝撫練國事屢
請發帑賑而未有報也至其冬雨黑雪百日雪深一
二丈盜賊麻起而內地承平久日不睹兵革各棄堡

逃愁慘不知所為故當點燈手犯沁水時千里內無
守堡者獨張忠烈餘其妻霍氏守不去人稱之曰夫
人堡云乃群賊四出各有所向其據交文以窺太原
者閻正虎也屯吳城而進汾州者邢紅狼也從沁州
而北入榆次壽陽者紫金梁張獻忠也襲霍州垣曲
長子以陷遼州者破甲雞混天王也是時自威興破
混令帝遣太監陳大金等分監總兵曹文詔左良玉
艾萬年軍左良玉戰林縣不利而文詔萬年獨有斬
獲賊屢困其首紫金梁累敗于故錦衣衛戍雁門者
張道濟已乞降矣忽叛去為官軍所殺其他混世王

翻山勦掌世王頸道神等皆前後斬獲甚盡乃賊之被驅于汾沁者東流順德犯畿輔大名道盧象昇禦却之南下破河南修武諸縣圍懷慶府時河撫樊尚燦請良玉駐澤州適中可南護懷衛北捍沁潞而良玉援懷慶小有斬獲乃復敗于武安賊得東還入輝縣南淇濱邯鄲延蔓河北三府間廷達倪寵王楨統京營兵出勦賊二帥弓矢千五百戰馬三百二帥與良玉萬年并力躡賊于武安于青店于石坡于柳泉于猛虎村賊詭詞乞撫撫臣常道立信之因監軍太監盧九德以請會天寒河水令賊且降且走驅從澠

池縣乘馬徑渡而于是中原賊禍從此始矣先是賊入山西時雁門戍官張道濟應撫檄軍前有功當賊犯沁水道濟率蒼頭擊却之生擒賊首滿天星獻俘而憲官謂道濟雖伍胃功改戍海寧衛文詔殺賊于太行救鄧玘軍力戰甫解甲而河南巡按適至惡其體倦糾之致論戍故泥池之渡文詔與其兄子變蛟俱不在軍乃既渡而賊浸盛然究以良玉鄧玘諸軍軍河上遂從盧氏南下趨荆襄直抵鄖西破上津房縣及宜都屢陵松滋竟入川夔閬不守時帝改延撫牛奇瑜總督而以盧象升為鄖撫勦賊賊從均州遁遠

戰皆敗歟忠竄商洛而自成則急奉闖王奔入興平
之東翁峽峽四山立中亘四十里無去路而土兵用
檑石滾木圍堵而瞰若晉井春夏連月雨衣糧絕弓
矢脫爛人馬死過半賊不得已賂奇瑜左右說降而
奇瑜妄人好自用籍醜黨上軍門稽名得三萬六千
人指顧解散以為神且檄諸路軍按兵所過府縣為
具糗傳送而賊甫度棧大譟殺護監官十五員破所
過縣七別賊數萬自郿陽來會在在告警奇瑜得罪
去人乃于是畏自成自成圍隴州延撫洪承疇援隴
圍解而固原道陸夢龍提兵救陰德戰而死全陝皆

震廷議令川湖河西兵四路進勦賊多西向而自成
獨出閻趙河南連陷陳州靈寶諸縣既而聞承疇加總
督並以閻寧兵隨出閻自成乃號召諸賊合七十二
營至滎陽大會舊所指名有老狗狗草里眼左金王
曹操射塌天混十萬過天星九條龍張獻忠等名十
三家殺牛馬祭天令軟列閨以革左當川湖兵射混
當陝兵曹過毛于河當河兵老狗狗九條龍等作游
徼往來策應而自成獻忠則專事東方攻城下邑均
所獲署定自成與獻忠東行破周始霍丘以逮穎壽
殺故尚書張鶴鳴疾趙鳳陽越紫禁城入焚皇陵享

殺戮鐘簴繹高墻罪宗百餘人唐世子與馬後入福建稱名號者是也殺班軍高墻軍操軍新軍及府衛各官死者合四千八十人方是時賊猖狂裂帛作旗寄古元真龍皇帝大飲令樂而獻忠涼小黃門十二人名響手酒平奏伎自成請得之獻忠不與自成怒盡殺小黃門徑去走歸德令曹過諸賊而承疇出閩自成復入閩時承疇奏限五月平賊召諸路兵盡入河次河之汝寧先遣左良玉湯九州尤世威徐來朝陳永福鄧玘危襄文張應昌許成名諸總兵各以所將使分防隘口而已俟曹文詔至進兵前此文詔已

賞罪在軍屢破賊乾州商州立功至是以別勦朱泚
而徐宋朝不肯行兵譖于盧氏鄧玘淫掠為亂兵所
殺發師不問也調叅將謀大孝不至承疇乃自率邊
將賀人龍行約文詔會商州逼父詔從南陽來即遣文
詔抵洛南擣賊乘敗之追奔五十里抵金嶺川其兄
子變跋爭先殺賊賊聞大小曹將軍名震懼不敢戰
承疇乃饗士且節制曰商洛之賊不得西鳳平之賊
不得東縱者死而賊圍鳳翔別賊圍平涼官軍之戰
于亂馬川者總兵艾萬年中軍劉弘烈副將柳國鎮
等先後死宋詔索與萬年善聞其死痛哭請軍門請

戰乃以三千卒當賊于真寧兄子變蛟為前鋒直前
斬賊五百級乘勝追之文詔以步殿賊伏起合圍數
萬遠顧無策應者文詔力不支轉聞數里自刎語具
文詔傳賊乃由耀州走朝邑奔澄城卻陽承疇往復
勦樂而光世戚徐朱朝守朱陽閻不戰而潰于是群
賊皆出閻而自成獨芻時帝憂甚先以淮撫兵番兵
護鳳陽陵以巡按余應桂所募土司女官冉氏兵守
獻陵特調龍固閻參將李重鎮兵四千連宋終兵祖
寇兵三千馳援時象昇已授湖撫承疇勒西北象昇
勦東南文詔雖死猶足滅賊而無如節制多未當也

方其時甘肅總兵柳紹宗敗過天星于寧州追至乾
魚海絕其西奔請降而左良玉敗賊于嵩秦翼明敗賊
于均州斬黑然神飛山虎等唯自成親隨咸陽殺官
吏其勢頗震然亦為官軍所敗賊將高傑挾自成妻
歸降而出閬諸賊則屢敗于良玉陳永福自光羅走
麻城羅田犯漸水象昇統祖寬等與良玉夾擊于靈
寶賊大衄獻忠狼狽重奔朱陽閬聯三大營候自成
出閬而自成失其妻又失其弟訖乞降于監軍木德
乃復擊之于高陵窩平斬賊千餘級自成挾閬主突
厥陽與群賊會悉衆薄河南閬鄉而賊于是已三出

聞矣先是賊攻龍溪將賀人龍被圍自成以人龍同
里遣高傑招之不應疑傑使歸守營而自成妻邢氏
多智掌軍資每賊支糧呼傑入驗符悅傑與傑通至
是未歸共殺賊而自成與獻忠合趙洛良玉祖寬共
救之自成走僂師獻忠走嵩分行良玉追自成寬追
獻忠督大捷自成乃攻廬州不下連陷含山和州殺
御史馬如蛟等去而攻滁時自成獻忠皆在滁環山
為營包絡鱗次百餘里行太僕卿李覺斯知州劉大
華督民登陴賊百道環攻不下城頭火輪巨礮殺賊
無算賊憲恐裸婦女百餘背淫之已盡斬其頭環向

堞植跗倒埋露下私以厭繙礮礮裂覺斯取圖榆數
百枚如其數懸堞外向礮仍發是夜象昇率祖寬馳
援賊方怒盡銳急攻西北隅而上兩閭羊馬牆壓大
起賊不虞兵至寃躍馬前諸將乘之戰于城東五里
橋游擊羅岱陣斬賊首搖天動奪其馬連營皆潰逐
北五十里自朱龍橋至閻山橋危檣蕩撫朱大典
截賊路賊間道破守崇官軍遂襲官軍猝夜遁至永
城副將祖大樂復遮破之斬賊混天王小秦王俘其
衆奪所鹵婦女馬驛會秦陽土賊以牛酒迎河南所
留賊擣幕為宮掛絲縷張樂高宴而自成邇至觴自

成自成乃邀一字王曹操共趨開封大樂再敗之殺
熟集斬賊千級遂趨南陽知縣何騰蛟復擊敗之自
咸精銳幾盡時蒙昇誓衆曰我逐賊至此諸君努力
無使速而湖撫王夢尹慢勿應漢以南無一兵待者
而自成乃渡江西走興漢從陳倉子午谷重窺西安
舍而趨度陽至延綏大敗官軍于羅家山收士馬器
仗而延綏總兵俞翀霄一戰被執勢大振遂還米脂
錦衣遊城下呼鄉里親戚問安否鄉人多艱暮從賊
乃自成西行而閻王尚芻漢中會承時蒙昇俱復以
邊警入援閻遼兵北還帝特出孫傅庭于獄授陝撫

傳廢初入閩即與閩王戰盤厓擣閩王獻俘閩下衆
于是惟自成爲閩王自成之稱閩王自此始顧自成
與過天星獨行狼蝎子塊諸賊俱在陝惟曹操擣弱
夫老狗徇獻忠東下官兵之駐閩中與河南者俱不
及賊之什一旦徵調入衛賊得休息而官軍之戰與
守反非時也乃自成寇三原過天星蝎子塊俱移兵
宋僉官軍不敢出相持值傳庭統變蛟至連戰七日
賊敗蝎子塊降自成與過天星奔秦州由寧羌分道
入川下黎稚青川新明鹽亭諸縣直逼成都攻七日
不能下仍返汧陽曹兵進逼之乃乘夜走武功分賊

往高齋掠馬特次老鷗閻值承疇從邊塞遑統降將
竭子塊追之俘其妻自成復走川而變蛟渡河邀之
且設伏于潼關原驅賊入伏中奮矛掩殺相蹈藉先
後降者數十萬委仗如丘山自成乃以十八騎走十
八騎者劉宗敏田見秀李錦谷可成張世傑高一功
張萬李過李雙喜任繼榮總光田虎劉汝魁其五騎
則掌械兒也自成跣雙足走商洛山中讀書觀乾象
吟咏自語嘗掩卷謂左右曰汝亦知漢高之百戰百
敗而得天下乎顧其所讀書云為異人所授甚秘不
得而知也先是象昇破鄧襄賊之在湖者凡十五家

獻忠跪降于懸理熊文燦已有日矣至是據殺城而
自成依之獻忠初欲殺自成說而為曹操所解與自
成羸五十馬五十婦人十令去自成謝曰以身相依
足矣安用是也自成去而收殘賊稍稍自保旋復為
官軍所圍督軍楊嗣昌令曰圍師必缺缺則自成遁
武關嗣昌急招之不得乃復進圍于巴西魚復諸山
自成恨欲自裁李豐奏止之時賊將多降而藍田鋏
工劉宗敏與孩兒軍張翼後稱小張侯者嘗幸從自
成傍之憇叢祠中顧宗敏嘆曰人言我當為天子盍卜
之吉即從不測斷我須以降宗敏諾納其刀腰間三

十三吉起而殺其兩妻曰吾死從君矣自成乃燒毛走河南河南舉人李巖者大司馬李精白子也原名信信以父奄黨恩湔其醜寄出粟千石活饑民饑民德之稱李公子會紅娘子燭絕妓也重信肉信去強委身事信信乘間歸肉于官紅娘子來救破肉饑民饑之者同時起曰李公子活我今有急乃殺令反而信投匱成改名巖而盧氏牛金星者亦舉人也以磨勵被斥介醫生尚絅見自成舟成喜其辯與謀議帳中率優及女敵者亦盧氏人嘗在帳中供奉見其事車優逃歸告于金星之族人族人恐伺金星歸首

之坐斬得臧死卒是仍奔自成與李巖同殺自成取
天下勿殺收天下心嘗造為謠曰迎閻王不納糧使
兒童傳歌之而金星所善卜者宋獻策長三尺土穢
記曰十八子主神器自成信之大悅拜軍師于是稍
稍減故敵所掠財物納饑民饑民受餉不辨糲自成
難呼由李公于李公于河南叛將逃賊入燭福王府
鬪劉森難鹿驥鳩師名福祿酒玉世子裸而逃即後
稱號于南京者也時河南饑通判苟尚太為賊所殺
而民就噦之賊乃大賑發府穀及藩邸巨室米廩金
錢各數十萬設立偽官以專辦邵時昌為總理守其

地去攻開封時喬為河撫所殺而開封不能下周王出帑金饗士廵撫高名衡推官黃澍知縣王燮同族守賊舍之去脅密縣會獻忠為良玉所敗投自成自成欲殺之修前怨也時曹操在坐力止之陰遷良馬五百匹資獻忠獻忠晝夜馳興草左令而陝撫汪喬年與保督楊文岳陝督傅宗龍共出閻勦自成戰于襄陽敗績宗龍死葉縣降將劉國能李萬慶即十五家滅所稱飛虎射竭天者亦不屈被殺喬年自刎襄陽潰賊乃乘勝圍南陽猛如虎戰死成唐王于其宮連陷河南南陽開封諸屬殺殿王復圍開封先是喬

年撫陝時有言自成祖墳異者奇年請發之米脂縣
後琬姓孫實自成族知縣考之司祖墳十六棺在萬
山中中一棺始祖也仙人點其穴雞鐵燈檠于窓門
白鐵燈明李氏當王及發掘果有燈熒熒赤燐數斛
填礪并毀棺骨青色生毛燐腦宮一赤蛇長三寸餘
有角見日即飛昨日筆者七返而棲于腦奇年函廬
骨并腊蛇以聞自成嘆指恨及知奇年出踊而曰此
發成祖墳者耶急擊勿失而奇年遂敗至是圍開封
開封故宋都金人所重築也厚十丈賊攻城無梯衝
但創拆城法責一甲士拆一輶得者即歸營解甲卧

折也穿穴穴初容一人漸至十百次築傳土出龜上
土柱巨彊柱間萬人負絆而絕之則一呼而城崩
矣開封守堅每穿穴輒薰以毒穢當者焦爛城上矢
礮齊發擊殺賊帥上天龍等總兵陳永福挽強弩中
自成目賊憤甚乃就城壞處試火攻法以硝炭置甕
填城穴火發甕裂名大小放逆時城壞二十七處將
逆太先下令曰今日必拔引精騎環繞距躍鼓噪俟
城頽齊擁以入而城土內堅而外浮火逆逐擊灰土
之浪及于天數千騎纖馬賊駭而去攻陳州睢州大
康寧陵考城西華以及歸德儀封魯山郡縣無不下

者乃復令群賊轉攻開封築長圍圍之凡八月時廷
議謂故尚書侯恂與良玉有舊能致良玉立出恂示
獄督河南兵良玉初無意援開封至是以兵未許與
恂會遇賊朱仙鎮敗績群師守潁良玉廢然返襄陽
而劉澤清援兵至謀以次結八營築甬道得魏讓城
中賊復斷甬道樵採絕城中雀鼠俱盡曹操亦苦饑
擗他徙自成皋之時三攻開封憤甚誓必拔守者苦
不堪命以開封北枕河賦營濟傍謀决河灌賊而賊
已先覺宦軍決朱家寨口賊決馬家口會大雨旬日
冰暴雨兩決口薦發卒如蘿密賊漂沒萬人而兵民

死者命數百萬水從北門入穿東南門出徙杞縣唐
邑以入于淮周王率宮眷及仁卿安卿永壽仁和諸
主撫樓守將多為援師具舟救去賊乃西向逆傳庭
軍時傳庭初入閩即收斬扈將賀人龍戲下軍政肅
然乃以高傑兵破賊據頭達奔六十里忽曹操援至
繞傑後傑之後距者望不見傑以為傑沒也弁衆宵
奔遂潰傳庭執後距斬之時天雨糧車不進搖青柿
為食時謂之柿園之敗而自成虜南陽破敵寧故保
鄧楊文岳及道府縣以下扶宗王及世子行將至漢
口聞獻忠破武昌怒遣書責之轉而降襄陽連破德

安東陽宜城徵城光化以及襄陵荆門州遂水荆饒
湘陰王政承天下之焚獻陵木城毀享殿政承天府
司楊武州自潛江京山以及德安之塞夢黃陂孝感
皆望風景附唯鄭以降將王光恩死守不下而良玉
方國安諸將守避去群賊乃推自成為奉天倡義文
武大元帥改襄陽司襄京均州曰均平府其餘府縣
多改易名號修襄王宮殿居之自號新順王而分其
兵曰標營曰前後左右營各領兵三千隊自元帥以
下次權將軍次制將軍次果毅將軍次威武將軍都
尉掌旅部總哨總各有等自成妻弟高一功諸子過

督居帳中號親信田見秀劉宗敏為權將軍李繼賀
錦為制將軍其餘張鼐党守索谷可成任繼榮繼光
張能諸子錦等為采穀將軍以下凡五營合二十二
將軍上相左輔右弼六政府侍郎卽中從事要地鼓
防樂使自左輔牛金星右弼朱儀以下丘之陶楊永
裕前上猷顧君恩鄧嵩忠牛佺鄧連各授以侍郎卽
中防禦諸官改所扶崇王邵陵保寧肅寧諸王為伯
侯高一功守襄陽任繼光守荆簡養成守襄陵王文
耀守澧白旺守安陸蕭雲林守荆門謝應龍守漢川
周鳳梧守禹州鄭州群賊無不附者惟革左爻據東

南末相下自成置酒宴革左殺之曹操在軍中佯推
為代天撫民德威大將軍而忌之就帳中斬其頭其
餘燭子塊滿天星墮十萬埽地王小秦王射燭天金
翹鵬托天王遇天星闔闕索一條龍小紅狼九渠星諸
賊俱相繼降盡而自成獻忠兩大賊乃歸然獨存自
成為人不恭長高額深頓鴟目曷鼻聲如豺而語甚
遲緩性慘酷對鑿鉗銛不離左右日斷足剖心為戲
惟甘襟泊食不重味於妻女妾無予以李雙喜為子
每在軍幕食稍懶即自拔射司站隊所過宗周絕板
勝而上踰水唯費煩阻擣他悉翹足馬背徑渡後方

斬賊陣列馬三萬名三堵燭而各有憲色紅一黑一
白一望若雲錦馬戰久則步排而前長矛三萬鋒利
若飛達之則馬兵再令無矛遁矣下城不踰時不殺
踰一日殺十之三再日十之七三日屠之束人尸為
燎名打亮每城陷步兵環堞下馬兵撤之如獲海然
無一人脫者歟忠難至忍不逮也傳庭大治兵閨中
懲柿園之饑作火車彷彿箱武剛遺製運以神機俾
得齋衣糧弓弩臨戰驅以拒馬止則環之可自衛官
役難勝作凡二萬兩白廣恩肄習之時舊將左光先
已老而廣恩高傑骨狼尾不可法度使傳庭欲稍緩

師期俟集事辦賊而廷督甚急不得已出閏先以憲
兵牛成虎副將盧光祖由靈陝入洛而親至澠池會
下池賊與前驅相遇樂之賊却乃檄廣恩從新安未
會河將陳永福守新灘川將秦翼明出商洛為犄角
中軍高傑帥降將楊承祖等招撫諸賊賊盡奔寶豐
豫設伏滋潤破其伏賊將李養純高紀祥迎降乃遣
別將從魯山搗唐縣老營而盡銳攻寶豐且曰寶豐
不即下賊援至則腹背受敵矣諸將急擊戰小利賊
以精騎數千來援諸將擊走之遂以是夜拔寶豐斬
鴻州牧陳可新等凡數千級次日次郊縣賊萬騎迎

敵前鋒陷陣擒賊累殺將軍謝君友斫賊坐纛尾自成幾獲而別將搗唐縣者殺賊妻子細口殆盡會天大雨轉道濱數尺糧車不至士馬饑或勸退舍就委輸者傅庭曰軍已行即還亦饑不如破鄉縣就食遂還破鄉縣城虛無人割驢羊二百頭噉立盡連雨七晝夜不斷軍既深入屠馬糞弩食食輒病後軍謀汝州降盜李際遇陰通賊賊精騎大至傅庭乃分軍為三命廣恩築大路而已與傑從間道迎糧永福閉營休士候糧至勿動乃未發而永福兵先行永福雖斬

遂不止賊力躡之至南陽傳庭返轡還戰賊置陣五
重官軍力戰破其三至老營而賊死鬪陣稍動壯士
推火車駁者曰師敗矣遽奔輶輶脫傾轔塞路馬兵
之奔者皆絆軸賊騎凌勝之步賊手白棓遮擊虛腔
俱裂大敗賊空壁追躡一日夜踰四百里官軍死者
踰四萬失亡軍器燭重合數十萬初傳庭退軍自成
徐却丘之陶相國瑜予以蠟書通曰督師第與戰我
當覩左兵之至以邀其歸而後我從中應之賊可擒
也傳庭報以毒其書為自成所得故傳庭苦戰反墮
賊計而之陶被害第退軍之頃廣恩以大路遁不顧
傑敗至是傑欲棄閏守西安而傳庭與廣恩不許

邀守閻傑亦不顧去自成乃破閻入陝華陰渭南臨
潼傳庭戰死西安守將王根于降賊執秦王巡撫馮
師孔按察使黃炯知縣吳從義長史章世炯皆自殺
自成踞秦府政西安為長安稱西京授秦王為權將
軍分兵徇諸路皆下之先是自成踞襄陽請議所向
牛金星曰當直取河北以擣燕都自成曰急楊永裕
曰當先據留都以斷漕道自成曰緩顧君恩曰當進
取閻中為根本地可戰可守而後略三邊取河東以
向京師自成曰可矣至是搜秦宮賜君恩女樂一部
酬其謀也發民夫修長安城闕兵渭橋金鼓之聲震

地大開馳道于城中自御藍布袍乘馬張小黃蓋背
有黃龍纛百姓望見稱萬歲乃獲大會群賊戎馬數
萬匹旌旗百餘里諸米脂祭墓修之改米脂縣為天
保府榜掠諸紳士索金籍民財其下令禁爾掠戒殺
裁數日耳諸將降者皆解甲諸宮門匱廣恩左光先
俱降獨陳永福未至賊遣廣恩招永福永福司開封
之戰永福親集矢于王之目今窮而歸命縱大度其
能忘乎自成折一矢斃之永福降惟榆林王世臣世
國一門尤世祿李昌齡皆不屈死乃遣賊下寧夏脣
慶陽三邊盡入賊遂長驅渡河破平陽殺西河王等

三百餘人攻蘭州總兵馬纘副將鄂天吉中軍哈維
新姚世儒等皆死敵居民四萬七千人下西寧肅州
山丹永昌鎮番莊浪諸衛進兵略青海所向無敵乃
建元永昌國號順復五等爵設官分職改內閣曰天
祐大學士平章軍國事平章國事中書曰書寫房六
部曰六政府尚書侍郎郎中曰中郎主事曰從事翰
林曰弘文館六科曰鍊議大夫御史曰直指使尚寶
司尚璽司太僕司驗馬寺通政司知政使巡撫司都
度使布政司統會使其道府州縣曰防禦使曰尹曰
牧曰令又制權將軍以下服色尚亦品級以一雲二

雲為羨紗帽補用詹制帶用駕銀角三等廢與采馬
閔防曰符印曰契營則有中吉左輔右翼前鋒後勁
諸名旗纛則前黑後黃左白右紅中青以五行魁勝
為色分天下為十二州如舜典焉大封功臣李雙喜
為義侯田見秀為澤侯李巖為岳侯劉宗敏為磁侯
劉芳亮為汝侯李過為毫侯張魯為僕侯馬世耀為
巫山伯劉體純為光山伯白廣恩為桃源伯陳永福
為文水伯田虎為寧陵子高一功為臨朐男追王其
先代以李繼遷為不祧之祖其曾祖以下皆上謚號
為皇帝追尊其母呂氏為皇太后氏懷遠堡人寄夢

一皇者服袞冕謂之曰吾送破軍星來為爾兒醒而
生自成固呼自成皇來兒嘗曰皇來兒當貴特吾不
見平冊封高氏為后陳氏為貴妃諱自成為眷戚以
崇禎十七年正月朔卽順主位是日風霾黃霧四塞
自成意不悅倚卽妻學一進曰所以掩大明也造甲
申曆設科日試士鑄大錢直匱金一兩次當十當五
時獻忠亦僭號四川帝聞大驚大學士李建泰請提
兵西行自成渡河以偽侍卽黎士陞驟乘攻太原下
之執晉王巡撫蔡懋德自殺一路無敢拒者唯代州
不下卒武總兵周遇吉殊死戰凡十日殺賊數萬賊

逃戮被執不屈磔之其妻蒙古猶巷戰焚死自成嘆
司使守將盡如周將軍吾安能至此哉于是長驅下
宣府同撫衛景瑗宣撫朱之馮皆死殺代王宗藩殆
盡總兵姜瓖降遂從柳溝入居庸關是日命太監守
九門且命諸總兵皆進爵勤王而皆不得至惟唐通
以八千兵入衛士居庸與太監杜勲大學士李建泰
俱迎降京師隨事具烈皇帝紀自成絨帽窄袖衣采
鳥駿羸牛金星宋企郊五騎從登里極殿據黼座大
學士魏藻德成國公朱純臣率文武百官入宮太學
士陳演勸進不許乃召見京朝官自金星下六政府

尚書宋企郊翠縫陸之騏張麟然侯恂皆裸坐以次
呼名自特推何瑞徵四人外自成親選七十三人金
星選二十七人分為三等奏聞放榜名具六等降賊
棄就而俱不用用其委者餘發權將軍拷掠索金自
嘉慶伯成國公陳演魏藻德下皆變禮炎項夾腔燈
騰無寧日而于是諸官始稍稍竄去乃殺諸勲衛職
官于矛則門外逐閭人出城無老弱貴賤數十萬不
許復入開科取士用壽義中式者十八人命翠縫焚
太廟神主進拷索銀七千萬侯家十三閭人十四官
十二上估商十一餘官中內帑金銀器具以及馬牛門

環銅線裝嵌別剝遙邇不及十萬賊聲言得自內帑
急拷索名也鑄錢不成鑄金更又不成鎔金餅每餅
千兩藏其中貫以鐵絆凡數萬餅括驟車千馳千謀
載歸陝等曰陝父母國形勝朕將建都焉富貴歸故
鄉才燕京豈易一西安哉會

太清興兵將討賊而總兵吳三桂家京師聞其妻陳
沅為賊取去大怒時賊命唐通守閩三桂襲破之旬
廣恩援通亦敗自成挾三桂父襄令作書招三桂不
應自成親率所部賊十餘萬出攻閩城而以勁賊出
一片石從閩外夾攻三桂懼不敢乃乞師

大清發鐵騎五萬以親王分領之入閩先是三桂
與威畹田弘遇游觀弘遇所賈金陵娼陳沅者而悅
之請聘以千金不許弘遇死始以千金買他姬易之
爰甚賊將劉宗敏每深知其事親圍三桂宅縛其父
襄而曳陳沅去三桂初聞變統素行不憲及聞沅信
將齒誓師拒閩至是力戰初敗賊于紅花崗又敗于
閩又敗于遼安斬偽將軍谷可成射劉宗敏墮馬左
光先負創走自成還京師將奔急停位于武英殿袁
冕列仗受朝賀癟壯鴻臚贊拜不成列乃命牛金星
持郊天禮是夜焚宮殿旦明出走召民升屋擲瓦礫

奮挺大呼殺賊婦女擊銅盞深而助之賊人馬相躡
踐死者數萬追至定州斬賊將三人初賊最親信李
巖巖有大略入京不殺不拷索寄出饑安后于危而
護之使自盡自成忘之及聞河南北反正殺偽官巖
請以兵徇金星微言曰河南巖故鄉其意叵測才八
子豈巖耶自成乃殺巖至是金星歟策晉道亡自成
無與謀然猶還兵向三桂殊死闘三桂分閏兵滿兵
番休戰射自成中箭墮鞍他馬走及故閏而止自成
搜全陝鐵騎數十萬悉銳遂戰大兵衝堅而入斬
賊將馬世耀劉宗敏賊大潰棄陝走商洛歲丙戌復

走荆襄逃之辰州將令獻忠不得留居于黔陽初
自成圍高氏僭為后及破京師歸收宮人實張陳杜
為偽妃隨營中其賊將則殺亡殆盡惟李過高一功
由是秀劉汝魁督錦蜀不去賊衆從者尚數萬會川
湖總督何騰蛟毛兵辰州攻自成自成退營羅公山
水饑令李過守營而自將輕騎掠食村民方築堡守
見寨騎來合圍伐鼓共擊之自成馳射麾左右格鬪
積兩馬馬陷泥淖中村民揮鉏碎其鍾翻腦漿于地
血肉浸滌不知為何賊也抽戶剝甲裳見龍衣金印
眇左目驚為自成戮而獻騰蛟騰蛟曰吾聞李過亦

狀不得非遇耶斃之左體傷于鐵可是矣扭其頭
祭烈皇帝飛奏稟于福建唐王唐王頒捷馬自成
死賊乃推李過為主改名繡奉高氏居洞庭山中唐
王達焉知祥招之封高氏為忠義夫人賜繡名赤心
其所部號忠貞營營中稱高氏為太后高氏上疏
稱自成先皇帝後為桂王簡部堵引錫所撫戰長沙
有功封赤心為興國侯當是時獻忠養子有同時附
桂王者分封王而赤心已死

張獻忠者延安衛柳樹澗人也與自成同年生少為
快手不得志去隸籍延鎮王威歲下以盜掠與衆就

縛將刑適他將陳洪範未謁願獻忠貌奇之請釋獻
忠而殺其餘縛者獻忠乃從叛兵神一元領紅旗為
先鋒疏而據米脂之十八寨與羅汝才號曹操者詭
降于延撫洪承疇而叛之自號八大王雄長諸賊同
紫金梁寇山西不利遂偕自成會群賊榮陽東下連
破河南江北諸縣毀皇陵與自成不合去先是延寧
賊起永寧檄平涼兵備徐如翰截各隘口而令總兵
曹文詔艾萬年往未擊勦如翰知兵文詔善戰自兩
翼鐵角城諸大捷後賊幾盡即獻忠狡健亦復弭
兵奔竄而涓涓未盡絕也至是自成去獻忠攻廬州

不下驅婦女數千裸之署知府吳太樸而舒城知縣
章可誠閉門誘賊入殺數十人應撫張國維統吳淞
兵守桐城殲賊前隊賊憤甚毀道傍神祠大鉤遍屠
廬江巢縣無為州潛山太湖諸不守者遂由英霍取
道麻城過商州而會自成于鳳翔復先自成出商洛
候自成而總兵祖寬左良玉夾擊敗之走河南祖軍
復敗之于嵩又敗之于九皋山又敗之于杞料鎮先
後斬千級俘百人賊益恚借自成兵報杞料之役遇
祖軍于龍門白沙鏖戰復大敗乃邀自成令攻滁此
自成所以大利于閏山也當是時自成再入閏而考

狗狗過天星獨倚狼諸賊俱盤踞鄖襄商洛不相顧
會祖軍以邊警隨承疇象昇北還獻忠得密通曹操
撞燭天諸賊公流東下典革左賊令乃既令則橫甚
大寇懷寧六合望江江浦夜在告警烽火達于維揚
應撫張國維淮撫朱大典統劉良佐左良玉羅公諸
將堵勦賊不得逞時河南自開歸光固以及穎奇被
賊害者三年鷙犬無聲閨廂市集皆虛人採野穗千
里無炊烟亂木槎枒田隴間皆成拱把虎狼千百為
群行道路以故賊無所向則遂寇襄鄖以為常乃群
賊之在湖者稱十三家獻忠與劉國能混十萬老狗

徊射塌天曹操過天星草里眼左金王政世王安世
王順天王順義王而曹操在鄖又與一丈青小秦王
一條龍分四營過天星在均亦與王國寧常國安楊
友賢王光恩分五營以及馬士秀杜應金其名不一
要之皆十三家也時祖軍雖北去而良玉人龍以及
鄭嘉棟羅于莘張令江之鳳張應元皆所在殺賊賊
大衄會焚敵賊營連山谷馬矢薰達十里蚊蚋鬱草
間人畜俱病稍稍思就撫而懶理熊文燦為樞臣楊
嗣昌所薦庸劣無大畧好侈言兵事而嗜于攻勦到
即言撫乃刊令撫通都曰心示諸家賊待以不死于

是劉國能馬士秀杜慮金李萬慶賀一龍左金王王
國寧輩所殺十三家賊者相繼請降而獻忠方詐稱
官兵叩南陽城東門為羅岱追及射之中額良玉拘
刀砍獻忠而馬逸遁去獻忠既喪氣值陳洪範在文
燦戲下獻忠德洪範籍洪範乞文燦降文燦信之而
不知其詐也方是時獻忠據穀城曹操亦降故自成
投獻忠賴曹操解去乃獻忠降時初未嘗有意湔祓
徒以走險之疲可藉休息故遣賊將孫可望重賂文
燦徑寸之珠十碧玉長尺餘者二名姝八文燦亦重
脫獻忠凡有所微求無不應而其後檻狼繞虎漸難

制也無何獻忠立閭梁奪商資放兵掠民家婦攘閭
閭金錢不奉徵調知縣院之鉗憂之以語文燦文燦
惡其語獻忠乃忽索之鉗印之鉗不與遂殺之鉗反
曹操亦反拆穀城城焚廬舍設伏敗良玉兵于羅漢
山執其前鋒羅岱而同時降賊惟王先恩號閭索者
約八營擊賊奪不反其餘革左曹逼諸賊守叛去分
隨隨太麻黃漳房興遠間為犄角會輔臣楊嗣昌以
薦文燦故負慚請親行討賊帝乃賜嗣昌尚方劍鑄
督師輔臣邱陞辭宴平臺賦銃歌一章贈行而嗣昌
虛懷自用猜鷙失諸將心初至襄陽謀進兵與良玉

計不合語真良玉傳良玉卒破賊于瑪瑙山追奔四十里斬首二千二百八十有七內有掃地王曹威向馬鄧天王張士經一十六級皆賊將而獻忠妻妾九人竟擒其七獲軍資甲仗馬驥器械珍寶無算降賊將三百三十人賀人龍亦斬首一千三百三十有三降賊將二十五是役也良玉功第一人龍次之而湖將張應元江之風亦以是時追賊于水右壩斬馘九百獻忠走岔溪川將張令方國安再破之令亦驍勇敢戰有名至是以五千人當賊數萬力戰皆勝獻忠乃憇甚遁與歸山中而良玉與嗣昌齟齬故擒賊尤

軍與安平利諸山連營百餘里圍而不攻賊乃竄山
城市鹽芻米醪牧散亡以圖再振先是曹操逼羣星
既反分兵出羊頭坂窺渡而大昌將劉賁與石砫女
將秦良玉挽之終不得渡至是獻忠走白羊與曹遇
合遂南魚住溪渡江連簡長武羅田新寧大竹諸縣
嗣昌不得已作招諭帖萬歲散賊中賊不應已而攻
夔州湖將汪之鳳戰死張應元奪圍走嗣昌本湖人
初意欲驅賊入川使湖地無賊而川撫邵捷春昧其
意使川將張令興石砫女將秦良玉以輕兵守重慶
而秦良玉難之言于捷春捷春不能用至是賊襲破

川兵于上馬渡遂陷大昌張令死石砫兵皆敗秦良玉草騎見捷春請調土司戰而捷春猶豫語其土司傳賊乃由竹箇坪逼開縣轉趨達州方國安敗退不敢與爭而降將張一川張載福俱陷陣死遂屠綿州抵成都當是時嗣昌曾薦萬元吉監諸道軍元吉忠果能任事乃大礮軍士用猛如虎為總統統諸軍進止逐賊而賊從瀘州折而東還歸路盡空如虎所將寧國兵止六百騎賀人龍操歸機左良玉入夔夔堵守使者十九返不應初嗣昌憂良玉跋扈人龍方破賊有功私許代良玉為平賊將軍人龍喜已而良玉有

瑪瑙之捷嗣昌難之顧謂賀將軍雋後命而于是良
主人龍俱不為用元吉知二將怨望而又虞賊復東
出則驅賊入川之勞兩見隕敗固有和軍心絕歸路
之請而嗣昌不之省也至是如虎與秦將劉士傑逐
賊及之黃陵城士傑擐甲進如虎總之諸軍皆不前
賊見官軍無繼者乃密抽壯騎奮擊等谷中士傑戰
死如虎負創走賊果出川至雲陽嗣昌頓足曰悔不
用萬泰軍言賊乃南逼趙夔門宿于乾溪一日晚
行四百里鄖撫袁繼威邀擊不止乃芻曹操械鄖而
自率輕騎下宜城殺督師軍使示道取其符夜叩襄

楊誠門裏道臣張克儉納之賊二十騎躡蹤入解鞍
宿承天寺夜半火起燔寺臺昇裏王府門民望見火
以為滿城皆賊也棄城走城潰先是瑪瑙之捷繫所
獲賊眷并獻忠妻高氏教氏于襄陽獄中知府王承
曹素飭艷二氏色每按囚必脫繁調笑侵辱之至是
賊隊至爭斃控戶契二氏狀殺道臣推官而索知府
不可得乃執裏王坐堂下屬之酒曰吾欲斷楊嗣昌
頭而嗣昌在川今當借王頭使嗣昌以藩伏法王
其努力進此酒遂殺之去而是年正月自成已破河
南殺福王嗣昌出川聞兩王被害知不免自裁落石

嗣昌傳賊乃破樊城屠當陽招曹操東下連破信陽
固始獲左兵旗志令其下假之以趨泌陽夜雨獻忠
乘以入殺知縣既而良玉至賊遽舍去攻應山不克
隨州知州徐世淳戰死轉而攻鄖鄖降將王光恩死
守多殺傷乃還攻信陽良玉躡及之大戰斬其頭領
沙甲奪馬萬餘匹降賊數萬射獻忠達成負創走良
玉復躡及會轉鎧由興安達信百二十里大雨五晝
夜江水暴漲賊挺遂先是曹操不豫子獻忠已授自
成立是獻忠依自成亦復賴曹操救免得以其間走
樊襄與茅左合時茅左五營在襄太避夏而監軍楊

車輶無術以說降受侮賊且叛且伏依林樾窺伺凡
費解跳株鬻錫裹菴者守賊間諜官軍莫敢近至是
金獻忠日收殘衆破州縣屠舒城六安而取其壯者
益軍會學道試廬賊偽挾毒袁襲儒衣冠入陷之南
無為州男女悉殊其臂大習水戰于巢湖將窺江南
賴總兵黃得功劉良佐爭先擊賊賊敗斬首六千級
橫尸于潛山者六十里于是莘左棄獻忠去令自成
而獻忠引兵而西當是時良玉避旬成于襄陽從武
昌東下盡撤湖兵自隨而以土圍之不勝甲者守蘄
黃獻忠乃得破麻城救里仁會土兵益軍盡拔麻城

民炮烙衣冠即以土兵為稟破廣濟蘄州等處開守
道許文岐名脣文岐降不屈疏而文岐挾土卒殺賊
謀反正為賊所殺黃人聞盡逃惟女子不行賊乃驅
其蛟虎者至城下令拆城指血滲流淋墻間凡三日
城平則盡殺而填之塹中于是乘勢破漢陽直攻武
昌武昌陷守將崔文榮朱士萬戰死楚王被害初賊
將渡江楚相賀逢聖諦楚府乞發帑募士楚王出高
皇帝所分金裹交椅一千庭曰惟此可佐軍需耳他
何有矣逢聖哭而出至是賊發楚府金犒士而縛王
于椅沈之江心賀逢聖殉之賊得盡殺或遇民甚未

盡者鐵騎圍之而蹙之于水自鵝鴨洲至道士洑浮
龍城勁水為不流踰月人脂累寸魚鱉不可食乃據
楚府鑄西王之寶改武昌為天授府江夏為上江縣
開科取士得七八十人自咸寧其破武昌大怒賜手
諭銅喝獻忠獻忠不敢抗轉而南走諸生程天一集
鄉兵二萬夜擊賊于大冶擒偽知縣姜尚鉉沈會霖
官兵復黃州監軍道王瓊沔陽知州章曉皆起兵遮
賊良玉追殺賊于黃石港斬黃四十八寨民兵皆應
遂援武昌及諸屬縣賊乃陷咸寧蒲圻岳州震動初
賊有大志題詩黃鶴樓詐收人心發金賑他縣禁赦

及聞諸師集大肆屠戮沅撫李乾德總兵孔希賈設
計誘賊盡殲其前部三戰三克以衆寡不敵棄城走
賊既得岳謀過湖卜于洞庭君者三不吉大誦洞庭
君竟渡風發獲賊百餘艘怒而還纜大舟傍岸掘所
載婦女什器投以薪油燒之凡千餘艘連岸四十里
夜半水光如晝遂騎而逼長沙下之殺推官蔡道憲
及兵健丁林國俊等折桂王府材至長沙造宮殿時
巡撫劉熙祚遣中軍護桂忠吉三王于廣西而親入
永州死守賊破永被殺并殺東安知縣陳道奇惟道
州城守備沈至繩力戰得不破到繩戰死其女就其

軍再戰入賊營奪父屍還賊乃脅竇常德發嗣昌
祖父塚榮王走其別賊破湘陰者知縣陽開閭門死
連陷永新安福及建昌撫州南豐諸縣而廣東南韶
大震其屬城盡逃道臣王孫蘭請赦不應情而自經
當是時自成已據西安僭位號獻忠聞之四顧嘆曰
吾亦何遽為彼下哉遂逐騎入川合賊十萬置橫陣
四十里破涪江守道劉鱗長守將曾英拖之敗績奪
佛圖關至重慶城下發民募山其負以穴城而置大
礮為大攻城陷執瑞王時天無雲而雷震殺賊數人
賊怒縱礮仰擊與天角已而雷止殺王撫臣陳士奇

知府王行儉知縣王錫俱被害遂圍成都巡按劉之
渤海總兵劉佳引出戰大敗斬旗龍文光誅決灌縣堰
水注錦江以益城濠水未至而城破蜀王率官眷沒
于井文光往引暨推官劉大斗知縣沈雲祚皆死賊
乃僭偽號稱大西國改元大順以成都為西京置偽
東閣六部等官以汪兆麟為東閣大學士胡默為吏
部尚書王國寧為戶部尚書吳繼善為禮部尚書龔
完敬為兵部尚書李時英為刑部尚書王應龍為工
部尚書其餘九卿科道官以次分授乃設五軍都督
府中軍王尚禮後軍為雙禮前軍左軍左軍馬元

利右軍張化龍養子四人孫可望弟能奇劉文秀李
庭國俱知寧保封將軍賜姓張氏歿忠義而義聚而
虎額人號責虎強不及勾威而狡鏘過之性嗜殺與
自成比然較無理難測封蜀也于焉成衆公未幾殺
之開耕取士盡坑其所取者禁軍民私語犯者斬家
勿燃燭燃則十家坐列兵為盾道閩民逼之壯男少
女揭入宮餘盡斬以兵脅紳士不至者全家械法禁
勿觸諱觸諱殊一乎一足下令民間勿畜馬乃擇日
考選生武生無武選棧馬之猝者數百匹驅之使
騎既上發巨礮令營大喊以應之馬驚人墮隊為肉

舊則撫掌大笑蜀府醫院有銅人以備幕其疾令醫者鍼之差者卽取金鈐刺醫者寢召成都五衛指揮千百戶應襲者赴偽尚書龔完故者遲至日午忽下全盡殺之完故伏地聽令不能起伏為慢令也并殺完故聘并研陳氏為偽后封其兄國威不十日陳氏姊弟俱極刑威都金吳繼善既為尚書忽鬪門賜死偽官朝會拜伏呼莫數十名班次有為繁折縣者不患引出剗其心分兵為十首二赤營設都督領之城外轉大營本小營廿三營錢兵部工都督四護前出後為保黑旗麾出奉化油銀銀牌額號者死宮中夜

萬氣躋撓湧三下忽念無名殺十騎明交轍門深
者伏以首是夜兵數星穿寒殺氣驟門外成索觀馬
戰射為文評古帝王謂之御製萬言策頒布學宮復
為聖諭刻石曰天以萬物與人人無一物與天鬼神
明明自思自量是時為崇禎十七年之十一月即
大清順治改元之冬自咸寧西安方謀襲川達賊將
馬奇由階文潛入而敵患覺之親督號騎出樂平保
寧之梓潼仰視文昌廟曰此張姓我祖也我祖助我
乃上張亞子尊號曰始祖高皇帝大敗馬奇于綿州
俘其衆得蒙古一千五百人改綿州曰得勝州因命

劉文秀駐廣元文能奇扼保寧馬元利畧順慶孫可
望收川南惟東重慶仍為川將魯英所復獻忠遣兵
往攻敗于多攻城不敢復來而次年己酉自成復遣
賊將賀珍以三千人敗劉文秀至廣元將入川會大
清兵追自成出武關廣元撤備賊遂斂功以猿可
望為平東將軍劉文秀為撫南將軍李定國為安西
將軍文龍奇為定北將軍後所稱四將始是也時順
慶道素可縮知府史魏宸故諭事吳宇英洪及川公
李從彥啟承祚紅內鎮俱起兵叛獨為賊所殺而故
相失應熊食事馬乾復營師越他鄉王祥趙遵義楊

起健為鄆鄖起黎州以及司馬光大器延撫李乾
德總督禁一衛京都范文光邛州舉人劉道貞兵部
侍郎喻思恂提學道王芝瑞涪州道劉鑄長皆起即
後所稱夔州十三家者獻忠聞之意尤沮謀乘間襲
西安而盡殺川人以絕顧望先殺所俘蒙古一千五
百人于南門之外始分兵計殺凡一兵殺男子一百
投把總女倍之以手足為記兵已上則較次進級不
者坐逆罪即于九月望夕夜分起至十月朔止先檢
各衛軍及在營新兵年十五以上者殺之會計各路
折教衛軍七十五萬有奇兵二十三萬有奇家口不

計乃次殺民之諸生釋道及堪輿醫卜有材技者各
府縣編牌按名自城中大慈寺至濯錦橋賊擐甲曜
刃分列檜殺凡三十餘萬家口不計然後搜戶殺名
草殺自成都起由城北威鳳山至南門桐子園綿亘
七十餘里屍積若丘山其婦女不勝殺則用巨組圍
之拉于水歲丙戌命四將軍孫可望等分道草殺五
月回成都上功疏可望一路殺男五千九百八十九
萬女九千五百萬文秀一路殺男九千九百六十餘
萬女八千八百餘萬定國一路殺男七千九百餘萬
女八千八百餘萬能奇一路殺男七千二百餘萬女

凡軍四百餘萬缺忠自領者名為御營老府其數自
計之人不得而知也其餘南廠七星沿平東廠金戈
反討太平志立鷹揚宣威果勇果毅等營入勦川北
州南者俱有報數惟偽總兵溫自讓以不悉審殺棄
妻子率百騎遁散忠親引騎追之自讓走百騎皆死
他如偽右軍都督米脂張君用八卦營汝州王明振
武營麻城洪正隆陝興營涇陽郭嘉引三奇營鳳陽
宋官永定營令肥郭尚義三才營山東姜文千城營
六安汪萬蒙撫勒營寶雞彭心見中廠營萬縣杜興
文英勇營黃岡張其在天威營開封王冕明龍籍營

麻城商元決勝營周尚賢定遠營張成以及志義參
討金戈神策虎威虎賁豹韜虎畧諸營偽總兵俱以
功疏數少坐狗繖謀逆剥皮死斬其家口于南河嘗
齋順慶其屬縣聞令爭先期向酒家買酒圍醉死酒
家堆金錢如垛初大喜既而思之復太慟骨肉承委
股以待剝剝無或免者獨保寧一城有僧破山出請
命賊持驢犬肉牒進曰能啖此者免破山曰老僧為
百萬生靈恩惜如來一戒耶接手啖之遂免草鞋既
盡乃分兵燒燬城郭廬舍積聚米粟有不盡者剝皮
以狗于是用法移錦江而潤基流事微仰賣心賣金

環寶累憇萬族人夫下土石以填之然後決堤放流
名曰水藏後至者不得發毀中圍淳屠攻以兵器怒
不速發大礮崩之壓死者以千計又伐木造大船百
令營兵由山路曳入水凡百里縗者死有令營宜殺
者則裝船而沉之江中乃以平全川土寇宜勒石頌
功德侍臣嚴錫命撰文既成獻忠命面北立錫命爭
曰當南面歛忠怒杖錫命死乃謂兆麟可望曰吾初
起草澤從者五百人所至無敵若等所觀見也今至
數百萬前年出漢中反為賀珍所敗非為將者不用
命而為兵者貪戀懷二心乎兵貴精不貴多吾欲止

每發難時舊人而盡殺之何如皆唯唯乃密定為法
凡角抵超距意殘飲酌及詬譖誹謗皆死連坐共收
十餘萬諸賊掌殺者殘忍出天性偶夜分念無可殺
殺其妻左右莫敢諍既而以不諍殺左右其僚屬如
此後復以前法所誅尚未盡詭召諸將于漢武亭較
五月所上功疏將陞賞比至盡殺之偽參將賀斗游
擊胡明王四先覺備健馬偽為防夜者遁去餘所殺
五千七百員有剥皮者剥皮法從頸至一刻一縷裂
之張于前如鳥翅遂日始絕有卻斃者行刑者抵死
是日雷電作詐謂衆曰有天旨命牒絕諸人吾敢違

天哉于是筮期啓行令各營有妻子然馬匹者詣營
間聚踰既集使各殺其妻子不恩者驛戮乃剝成都
城燒宮室以布裹柱流以脂焚十五日灰燼中有糗
糧未盡者昇之江中蹣跚之使入泥尺餘有粒米上
浮者死命劉文秀掘數年所掠珍寶兼金紫巨艦百
餘赴彭山縣江口沉之而纖駕船卒于水後為楊展
所潤取以賑川南即是物也于是發成都由漢川金
堂什邡綿竹前發或有疾病遻行者按籍不到指為
亡走殺其什伍每日行百里尾連相接然猶立過隊
法凡各營男女初行俱使向已前魚貫過或三留一

或立芻二過畢殺所留者曰我奉天司殺自始起迄
今已幾及十之七矣恨其三未盡如之何吾殺當止
在冬仲之望蓋是日賊伏誅云先是賊最仇川人既
殺民盡并欲屠川民之為兵者時賊將劉進忠所部
川兵最多計欲執進忠而坑其衆進忠聞之率一軍
俱逃會

朱清兵至漢中進忠迎降為鄉導南行遇獻忠于鹽
亭界上是日大霧咫尺不相見獻忠方曉行間介馬
攀彎弓前至鳳凰坡進忠認之曰此獻賊也發一矢
洞胸急回走而卒叢于背太呼墜地賊將王尚禮尚

資其麾走既而棄去走難之歟忠死平東以下四將
兵潰入南川渡江奪重慶破十三家軍殺曾英王祥
李乾德等遂復據川詐言獻忠婢老脚有遺腹諸將
當補孤而實無有其後平東安兩附桂王入滇走緬
甸賊絕

論曰賊亡人國自古罕有況殘徒如是雖河瑞刀鋸
冤句春磨首不及一此循蜚以來一大劫運也以為
天意則天太不仁以為人事則當烈皇帝為君專勤
宵旰縱曰無臣亦何遂感召如是夫傾四海之畜竭
九州之力以奉一人亦曰一人庶有戾于我而坐令

憮素至于如此則誰秉國威疾視其死所以不能不
痛恨于長民者也洪範演九疇以六弱為五惡之進
大君惡至紂亦云無加顧妹邦千室其被殺者亦何
幾而馬晉趙宋薄弱不根則百年卒提血流萬里况
海覆草殺其憲有甚于擾者故曰弱之罪進于惡豈
無謂與嘗考崇禎初益賊新起不過馬戶偷兒耳燎
原之火竟致不擄雍官軍勦殺亦嘗取勝一二徒以
爪距未成勢易朴撜稍稍翦芟則全無翦伐之勢且
初謂賊力本強原非于毒尤未之比故橫行中原可
以無敵而一承王師如炎火灼毛燄波延炭窮走

喘汗貽笑燒夷此何為也蓋有明三百年過于輕式
儒臣以奴隸遇間帥尺籍盪冒病坊菜傭漫不經省
師守永廟寡勤掣兩肘又中官監進止無已則寇患
丈者難操名法心持其後其在行間者原不能殺賊
即以撫徼百一而其中稍自振拔亦姑且縱賊圖自
存毋令文臣踐踏之去勢如此不得不弱弱則賊輕
兵賊輕兵則殺兵殺兵則兵且為賊兵且為賊則兵
與賊俱殺民兵與賊俱殺民則民無所逃相顧受殺
以至于亡國而要皆起于輕武之一念嗟乎征伐不
可輕乎天下難其言出自刑名者流而有文事必

武備亦何莫非聖人語言乃武事弛壞遂至燎蕩
空之賊亦一如呻吟之不可遏豈不哀哉蘇東坡二
賊殘殺之槩以垂世戒至若臨事周章明明誤國則
操廟算者固不勝責即督理諸臣之失亦訛指可數
如淹池已蹙而援師失防車廝既阱而軍門受撫真
寧不可戰而遣戰朱陽可以守而不守漢南之連撫
臣縱之武闈之道督師閒之殺城之旅降而旅叛齊
空之忽勝而忽敗夔門之再入而再出幾微不謹大
勢盡去雖百死曷贖哉